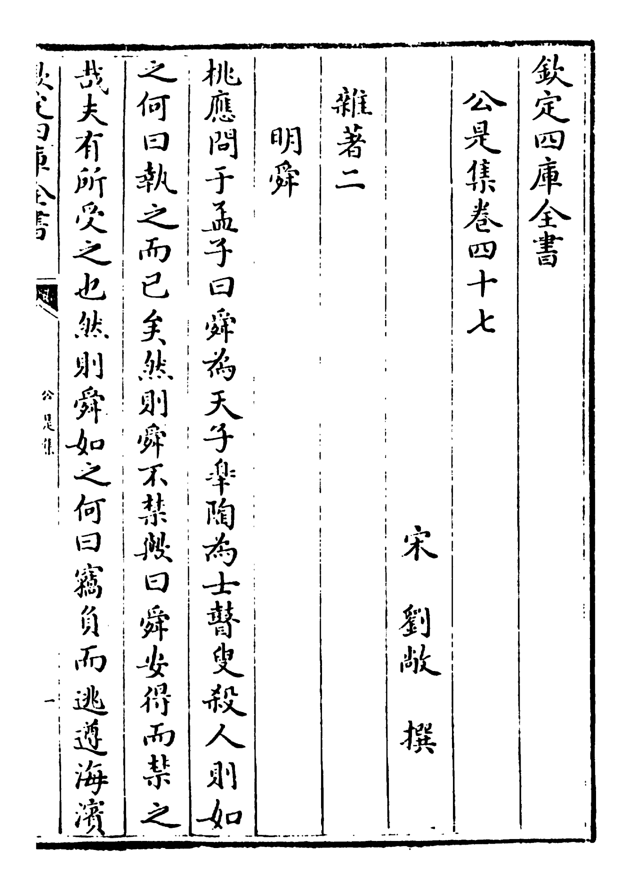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七

宋 劉敞 撰

雜著二

明舜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叅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思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夔夔齋栗瞽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至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

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謂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也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

莫備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然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臯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臯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

莫髙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毋以小妨大毋以名毀義毋以術害道毋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惟舜臯陶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蒼梧夷也去中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繼文武攝天下

七年制禮作樂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而已居成周死葬于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周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然然則堯何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載德施于民也長功見于民也大天下忘堯焉堯之子不肖書曰罔水行舟罔晝夜頟頟朋淫于家天下疾焉故堯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如是而已不能有加矣禹之舉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久舜之子又不若丹朱

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為戒雖舜死天下將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國焉去中國而天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與聖人不使後世萬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讓舜使舜巡四岳書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舜以天下讓禹使禹征三苗書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師布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伐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則無所事天下夫舜何為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則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晉文公

名天子以會諸侯春秋為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忍然違天下而去將託于狩而至蒼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諱聖人之意也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太伯仲雍王季王季有聖子曰文王太王欲傳之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　竄于荆吳之間然則聖賢之所以讓其國家天下于聖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伊呂問并序

讀鬼谷書以伊尹在夏吕望在商為仵合讀孫武書又以二人為反間夫世衰道敝天下語權變者宗鬼谷語奇正者宗孫武學者既無以拒之而復假聖人以自耀將使澆薄之俗甘心于詐偽予甚懼焉作伊吕問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三就西伯有諸曰有之曰然則為仵而合者歟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為可賤也以

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焉太公避紂釣于渭水之上不以漁之事為可薄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賢往獵而起焉二子者皆聖人之仇也知不以久幽為不賢而曽紛紛以求合為賢乎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為之相太公歸于周而為之師二子者法堯舜者也以堯舜之道不可以臣伐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歲一貢士于天子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夏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

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伊尹數諫而不入識夏之可醜也歸于亳湯又貢之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與有為然後終相之當此之時伊尹乃自亳之北門入遇汝鳩汝方于徐而作汝鳩汝方之書伊尹太公其臣均也成湯文王其主均也夏桀與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為湯貢之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由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願為而不得者非仵之而後合者也且仵而後合者若蘇

秦者乎昔者蘇秦嘗為燕謀齊而偽得罪于燕者以納于齊齊人剌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圖為件合者蘇秦也不免于死而謂伊吕之聖人為之乎哉曰伊吕之不求于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非間歟曰惡是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為得桀而得歟為得道而得歟文王之得天下也為得紂而得歟為得道而得歟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之得天下也自其伐崇湯伐葛而莫之逆者而桀喪其天下矣文王伐

崇而莫之違者而紂喪其天下矣且子謂湯之得桀也伊尹間之其得葛也孰間之乎文王之得紂也太公間之其得崇也孰間之乎聖人之為聖也為其正而已矣是以衆人為不可及必以間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為聖也不亦衆人而可為之歟曰然則世之有是言也何出曰出乎貪勢而好利者貪勢者樂縱横好利者喜用兵其于術猶虢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于聖人

問南子

或問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恱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因于晉人將殺之樂王鮒者嬖臣也使謂叔向曰事我我免子于死叔向不應亦不謝也夫叔向不應豈不曰生者人之所安也為不義而生者我之所不安也富貴人所欲也為不正而富貴者我所不欲也得勢而行道者所願也為不正而行道者我所不願也夫曲其身以赴利者叔向所不忍為而謂仲尼為之乎且夫欲行道而

求合于人者吾未之聞也求合于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未之聞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問于仲尼曰與其媚于奥寧媚于竈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夫仲尼生居亂世固天下無所遇得其人可以行道而不為也曰毋以獲罪于天而因南子以求致其行是媚于竈矣何以為仲尼曰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既聞命矣敢問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古者不傳贄不為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

也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如之何不見敢問禮與禮也禮則子路何不悅曰子路之意以為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留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名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古之人接可斯仕矣

啟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是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曰臣聞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而魯弱不可攻也則不如攻吴于是子貢南說吴使伐齊

東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敝故子貢一出號為安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嗚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末戰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為之乎且夫卻齊以存魯于魯則幸矣于彼四國則敗矣不惟如是又使其身蒙惡于田常如與之纂焉不惟如是又使聖人被不知人之譏如與之謀焉雖然齊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哉子貢必將謂田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

不見信于君下又見疐于大臣外為高鮑將兵伐魯君伐而勝則高鮑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鮑將正君之罪上者不見信于君下又疐于大臣外與諸侯與國為仇君之位若朝露可翹足而亡矣夫魯千乘之國也未可量也君不如按兵勿伐以銷高鮑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嫗拊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歸之夫百姓全而歸戴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銷高鮑之謀則未有以間君也君乃釋此三利而必踐萬危之塗開大

臣之意身與之為市不亦惑乎如此庶乎子貢之意矣猶恐非也今乃飾縱横之詐挾反覆之辯覩指之聖賢之間學者信而不論論者昏而不諭毋乃已謬哉雖然是傳聞者也疑似者也古之為書之二者多有之其始也出乎信而今也成乎偽吾請言之傳曰彭祖最壽八百餘歲敢問彭祖非人也耶則豈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也何以獨得乎此固難通也雖然為是有端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吾以此推之所謂

老彭者古述作士也上采五帝下及五伯上下八百歳之間譬若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歴黄帝以來三千餘歳也非仲尼與魯隱趾生太史與黄帝俱壯其書則然也此傳聞不攷實者也舍彭祖無傳聞者乎曰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祭祀奉朝聘交隣國接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親則偃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人入宗廟則偃王何以能入即位哉語曰偃王好

為仁義而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柔者筋象也武備剛剛者骨象也故貴文而廢武亦不可以存國猶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為人也此出于議論比興者也而不審則疑矣舍徐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公與韓戰怒而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破山憤而指麾日為之卻則豈獨日哉蓋天亦隨之此不可以誑嬰兒終日又況天下乎古者兵法三

十里一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爾世人不知則以為日退三舍矣此傳聞而謬者也舍魯陽無疑者予曰有傳曰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夫黃帝之人民猶今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猶今之郡國黃帝何以能獨任異類與之成功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虎言黃帝之旗幟載鷹隼則可已豈獨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織文鳥章此亦聞而不察者也舍黃

帝無聞而不容者乎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者
其仁義忠信聖人之姿爾惡得形狀之異乎必形狀異
然後為聖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與人同乎語曰周
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此八
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推之所謂四乳者亦猶是四
乳之謂也此固美之過實之言也舍文王無過實者乎
曰有傳曰伊尹生于空桑夫人之不生于木猶木之不
生于人也伊尹獨為絶類離倫無所受其氣若蜉蝣醯

雞之出于物也禮曰空桑之琴瑟斷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猶文王之生于西戎也何怪之有哉此固好奇而不經者也故曰言遠而僞道散而惑三皇之事萬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篤學而心知其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黄帝三百年信乎孔子曰黄帝在位百年崩而民哀之百年用其教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年也楚子問于觀射父曰書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使無重黎民

其登天矣觀射父曰不然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天地之道序而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絶也民不能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孔子觀射父而聽之哉

五百

或問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作有諸曰否不然也或問孔子曰吾聞黃帝三百年黃帝何以能若此之久也孔子曰黃帝在位者百年崩而民畏其神又百年已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此之謂三百年夫言固有若是者也古

者一聖王之法五百年然後移故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也曰昔仲尼有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令曰聖人之法五百歲而移是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予曰是非此之謂也蓋古者有不粒食不衣裳居不屋死不壟之俗矣非不樂之也不知為耳矣而令也耕而食織而服安而宅壟而得者固不一俗夫聖人蓋因時而設法相時而制治者也法固有必變治固有必革謀不能五百年者非聖人也當五百年之極而不

知承之者非聖人也夫五百年之極其禮與其俗既已濫矣然後歸而新之故聖人者常出于五百年之後者也不五百年其法不亡不可得而亡也既五百年而猶不亡所謂不亡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絶也由堯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堯之仁湯之武文王之治適因其時得其際而改馬民之去故俗而就新治悅然如水之赴下也誰能禦之孔子得其際矣而不得其時周之

俗遂極乎敝所謂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絶者也故孔子作春秋春秋之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後世未有為孔子之為者也如有孔子之為者則亦必五百年而後可亡也故曰五百嵗一聖人作一聖人作者一聖人之法變千五百年者也前之則民未忘德過之則遂極乎敝極乎敝雖久非聖人所謀也令曰周人八百殷人六百以為文王賢于湯也而可乎故聖人非能計嵗必五百年而生也以其成之則

宜乎居五百歲之後也是以傳此言也或曰揚子雲以謂事之不然曰子雲玩文而遺意者也其曰不然不亦宜乎

公是集卷四十七

公是集卷四十八

宋 劉敞 撰

雜著

題三公子傳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于齊平原背千里之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

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其折節慕義負賤無所遺卒得其用者三千而一耳况乎不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韋矣何功名之望哉

讀封禪書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于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

之以諂者也其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避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龎公而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

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偽以其身為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禮義天下之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絶世為高不臣為名至其後世也蓋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焉世或以二君匿怨矯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

董卓之亂袁曹同盟也其艱難周旋禍福同之豈云虛哉及權就勢成人懷圖王之意還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積仇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非其初約雖功業歸已而英心感動自然隕涕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豈介介然幸已成而樂人禍哉且夫為天下除殘剔推之公義感舊撫往則均之私愛此明取天下非已欲破敵國非已怨也其高懷卓犖有以效其為人固非齪齪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英傑之人爾猶未易得其意又

況聖人乎哉

設侯公説辭并序

天下之辯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亡使存危使安者也然而説有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説野人野人拒之此不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强項羽之暴其甚于野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太公以歸其道奚岀哉請試陳之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乎曰然然則楚與之乎曰

否何以不與也曰漢急寡人常寛之危常存之漢得志輒欺寡人寡人不忍與並立乎天下是以不與也曰噫亦甚矣大王之厚于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歸楚必矣何也臣請言之大王嘗與漢臨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欲烹太公而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而可以致天下之怨故不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以不遂烹太公曰伯謂我為天下者不顧家烹之無

益故不烹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意其欲得其父者耶其外欲以得其父為請內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滅楚耶夫豪傑並起以誅秦為事秦既破矣而戰伐不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至苦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今漢去其地而與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邀怒衆心曰凡所為天下洶洶者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已也則人人致死于楚矣故曰甚哉大王之厚于

漢也故大王不如歸太公明與漢分天下而王之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無負于漢也又知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欺其衆復從事于楚衆不為用雖强之不聽是漢孤也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令大王益留太公漢亦益怒其衆楚亦益怠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為天下者不顧家苟殺之無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苟殺之足以益怨則留之亦足以益怨矣不識爭天下者使天下怨我利也使天下怨彼利耶雨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

為漢謀得太公也欲為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辭以用其衆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寓辯

劉子論疾辯士或曰劉子安得疾乎辯夫辯者排患難解紛糅或立談之間而致和平此雖孫武之師仲由之材賁育之勇不洎于此矣乃可喜也顧劉子未能耳何遽而疾之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若綴旒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劫諸侯而不敢進也故馳

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納皆欲存趙而抑秦秦奉諸侯以斃關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于境彼亦智者之慮所未盡也及魯仲連畫新垣之策而秦兵退舍劉子誠能造意設辭為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劉子于辯固易而可非之矣今劉子未能窮辯者之慮又焉能斥辯者之過劉子笑而應之曰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勇者不能進其斷說者不能伸其意彼諸侯畏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睹秦滅趙之患也今請

說而出其兵乎其為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乎遂說齊楚之王曰秦圍邯鄲邯鄲且亡其大夫之謀曰諸以天下帝秦而趙國舉臣于秦趙帝秦之使旦夕且行而臣竊為大王憂之夫趙入于秦則秦益强秦得其尊號而歸必釋趙而令諸侯秦趙合歡則趙有河南秦有山東秦因下兵崤谷伐其後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之伐其後帝秦者如此則齊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伐于秦者以趙通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秦必不外于趙矣

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尊號而欲并天下兵不至郢臨淄不肯止矣是齊楚疎趙而受其兵畏秦㥘其患也何趙之智而齊楚之愚也且趙之帝秦社稷之故其計必果矣而秦有并天下之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于諸侯則王能遂帝秦而臣于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亦過矣今日趙下明日兵必至齊楚齊楚天下之强國也秦必欲先其强者而後其弱者臣恐齊楚之病又甚于邯鄲之圍也王

曰然則奈何曰今夫齊楚之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車數千兩馬數千駟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秦圍邯鄲而莫能救固畏之也俱據萬乘之國而齊楚獨臣于秦臣竊為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者必赴馬秦王又爵民于河内以與趙戰連時而不解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衆固已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其民固已竭矣王于此時以齊楚之强選將授兵因秦之敝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于王而秦必

以信使厚幣以交王國不此之務而委兵以俟帝秦竊為大王不取也于是齊楚之王曰善吾又因見韓王而說之曰韓趙世世之與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讐也秦圍趙而韓不救者必以秦為强而趙為弱令趙自見其弱而諸侯莫救必請以國事秦而以帝帝秦秦得其帝已必縱趙而與之連謀以圖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于韓曰何為後帝我是趙攻于北而秦攻于西也韓不割膏腴要郡以事于

趙不北而委贄以事于秦韓不得息是韓棄與國之好而要仇讐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秦不縱趙趙必折而入于秦矣亡趙以益秦于王何利哉齊楚救之我不救之是王獨招患于是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去豈能無畏諸侯之救趙哉故宣言以刼諸侯而諸侯遂聽之假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遂爲之臣哉王必不欲爲之臣則願王之以兵救趙也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王圖之韓王曰諾已説韓則見魏王而説之曰臣聞魏

遣晉鄙將二十萬之衆以救趙也怵于秦而止臣竊以王謀之過也夫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事邯鄲邯鄲未下而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宣言以刦之彼雖名强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鄙之兵而不行是王之謀中秦之計也且夫以聲威魏者秦也王猶畏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臣于秦乎秦見魏弱必以魏為不能國非盡臣魏其兵固未可止也臣固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敗使

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使趙勝秦則趙之兵亦必至于魏矣而秦必反爲趙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伐韓之修魚而楚救不至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不若與秦和而伐楚則秦必聽韓而捨韓矣且韓失于秦而取于楚也楚人聞之大恐命戰車滿道士卒滿野而告于韓曰寡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韓大窮困請和于秦秦聞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將兵伐楚至丹陽斬首八萬而歸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出故秦得

勝韓既勝韓因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至者秦貪而戾于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失衆矣夫大王之兵為救趙雖未常與秦戰然而趙已滅秦必移兵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所以與怨而不絕失其所以怨令王之兵有救趙之名無救趙之實趙勝于秦則王何功于救也夫以無功之事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于魏矣而秦欲和

趙故必反為之助也令王何不使晉鄙進兵以明救趙秦久圍趙勢不能固彼畏王之威必引而去是王西抑强秦而北存孤趙天下之强圖必請服弱國必入朝則王之王業成矣不務以此而務躡楚之跡起秦之禍興趙之怨甚為王不取也王曰善如此則五國必從從則邯鄲必解矣于是或者曰善令日乃如劉子天下之士也而辯固劉子之末也請謹事左右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辯士說者萬端而兵莫肯出及魯仲連謀之秦兵

退馬公子無忌至遂敗秦師秦師非不能勿懼魯仲連也畏其說之當也非不能勿懼公子無忌也知其師久而敝也所以劉子深求當時之事託以利害之趣東引齊楚南動韓魏可謂至當之理必然之效也

諭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于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遊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謂公是

先生曰葢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勲流于竹帛盛德載于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鶩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令西兵距境崑崙道絶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于是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攬奇俊兼聽天下思逞于人心義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

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
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
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
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
令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勢
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于事勢而然乎且夫道
期于用不必全潔功期于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
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

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并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籥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雕肝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畢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叟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

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轅有阪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啟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收績于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侔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恩滲于時雨厲威縶于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弓矢未盡閉干戈未盡戢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為之差減赫赫之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

有損于盛德耶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蹶假命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埸此與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閱于詩禮介冑之卒奮于貔兕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于是予虎盼鷹視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燄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于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傅說之流藏

于巖野伊尹太師之品逸于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臯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貽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得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咈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禄或富或貴鑑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可以為小醜之未戢羣兇之尚𢘅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

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螻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容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横溢寰宇之内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于是蠢蠢之氓困于戈鋋積尸為山流血為川糜潰屠剥者葢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于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河汾攷百王

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祀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肄其儀參于六經表于萬年澤漏乎重淵功陟乎上年邁成康之俗儼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誇蘇張于平世侈孫吳于異類終無益于王道空自絕于聖治客徒笑我暗于事機我亦悲客躁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

然而謝曰荒野之人溺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責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

曰吾非怨已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令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于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

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大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于是齋七日使萬人没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于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令使

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秖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于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于魯而韓非死于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于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宫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廓疑也吾未

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于己而内人不辱于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于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傅説築于巖險之下太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于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諭歸

太原王舒以進士處太學太學于今無師弟子之教養

老講兵之禮廢已久諸生至者無所覯習皆欲著名廣文館覬三歲一貢士為茍可以幸其身耳其非冑子者至以錢入吏自隱為士大夫之後王生恥之乃更占名數京師求舉于鄉又連不獲盍居者十年焉王生閩中人也父母皆老矣異日吾嘗謂王生必歸或曰王生不必歸吾曰古者仕不遇則去說不用則去夫仕而去者道也說而去者激也以其京師不入猶有諸侯存焉齊魯宋楚秦晉之大國千乘者非一也滕薛韓魏邾莒之

小國百乘者非一也今天下一家仕進一道黜于京師復進于闕下去則無所矣則王生之居可也雖然王生能無朝夕之念于其父母乎其父母能無朝夕之念于其子乎故曰王生必歸且王生所以久不歸者何為乎為貧賤羞父母乎為不遇恥鄉里乎抑為上國勝下國乎夫王生士也豈為是哉使貧賤可羞是曾子不足為也不遇為可恥是孟子不足多也以上國勝下國是仲尼不足師也夫曾參至孝未嘗羞貧賤孟子亞聖固不

恥不過仲尼誠明而欲處九夷彼一聖二賢其意何如哉為士者可法乎不可也今夫胡馬也鬭北風而嘶心懷其舊土也有仁心焉曷為士也苟恥其身而廢其歸曾輕任其身而不知也且使王生得之不以道其躬雖富貴其事親為能自猒其心哉吾與王生同道也同道近乎友欲予吾欲之無過也是厚乎身于無過也故諭王生使之歸解其惑

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居于蘇湖閒好為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舉初未為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恠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為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為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于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

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倖聞朝廷賜之如秩倖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尚節而倖安禮者也所謂賙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時落拓不檢未為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志雪

閩越地瀕海氣甋薄多賜余三年居之未始見雪明年

丁丑來京師秋即雪長老或以為寡人知其寡或共議之或曰九月干卦為剥剥五陰一陽陰雖太盛陽亦未絶未當雨雪也然雨雪者陰太早刑太急也或曰物不時為災雪當降于冬不當降于秋降于秋不時也是當為災人觧之曰否凡以卦為剥陰雖盛陽尚存不當雪者是十一月雪亦可怪也十一月陽始生固微正月三陽而雪人不怪也何以獨怪秋也且三陽為泰泰時雨雪猶可五陰為剥剥時雨雪何以不可而謂之刑失乎

且刑何以失夫古者昏亂之時天子不隱愚大夫不愛人吏不哀矜鰥寡不見収則獄有過而氣有變耳今天子聖而明大夫謹而詳吏畏而法鰥寡悦而安其于刑也訊從恕議從厚疑從赦何致于失而雪哉此議之非也又凡所謂不時而災者謂害于歲耳今九月雪何以害也穀已入則不害麥已布則不害民已室處授衣則不害鳥獸旣氄則不害昆蟲已蟄則不害而猶謂九月雪為不時失類也夫南方地卑故瘴暑北方地高自倍

南方盛冬無雪非異故北方未冬爲雪何怪乎且雪不當降于秋降于冬可也降于春可乎夫春猶秋也世不怪春雪何怪秋雪人儻以少見爲疑耳夫麥宿種而性能寒故種麥而雪殆豐年祥也未可議明年麥果大收倍于昔年然則二者之言前果謬後大信也人見所鮮即議以爲怪爲不時爲災則凡出處異于世言語異于世文采異于世世所謂鮮而可怪者以施于事必以謂不時行之于民則以謂且有災然卒無災有福者多也

世人豈但好論議哉亦怪其非常與己殊致耳然則是與非未可信也是歲也秋復雪明年吾又將賀民之豐麥也故志焉

公是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四十九至五十四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公是集卷四十九

碑辭

宋 劉敞 撰

萊公祠堂碑辭

乾興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

諸路旁竹皆更生葱菁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
遂私作祠堂以為公歸水旱疾疫於是請命罔不響答
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
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今而
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為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
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
其仁以顯其神黔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
歌刻之廟碑辭曰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
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
公歸無所于汝信處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赫赫萊公為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
西有昆夷北有玁狁公乎不存鰥寡尤蠢
纖纖之竹昔惟枯荄公惠我民速哉青青
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孔之明
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

世勿我摧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遐有違

字辭

張誨字辭并序

張誨既冠謀所以字者劉子曰是于禮有辭為之作辭

令月吉日既備爾儀爰告爾儀字為爾傳師

先民有言事若莫㫖敬服勿忘維德之基

彼昏之陋靡懐靡度其告諄諄其聽藐藐

昔者曾子三省厥身傳不習乎世以有聞

毋曰高止跂馬可及毋曰深止俛馬可汲

信爾朋友樂爾兄弟聽用我謀是無大悔

箴

畏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

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于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回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并序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槩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𠍇讓如何其

讒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於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於直公皆咈之公既述之啟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惟德人以厚已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視富公而能咈蓋孰持富公携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毀箴并序

楊君某曰人多毀予某始作毀箴以自警

名乎貴階利乎富梯汝不人關而人汝疑疑汝斯怒怒汝斯沮汝不見耶而忘戒懼戒也有道汝毋習非懼也有道汝毋詭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誰能守而直胡言多之恤能潔而勇將保汝於吉凡毀之作患吾不修如毀而益明吾復何尤道非不章又以書紳惟無忌毀以牽吾真

銘

新律銘

律之長以立度以軌天下律之實以為量以禄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動律之數以治歴四時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詔述作上儀之天陽晷既同下揆之地八風攸從天地是符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神鼎銘

帝興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

德日新是鶺是定上帝是賓是芼是和皇祖是禋敷佑多福惠於孝孫休矣孝孫億寧上下斡調陰陽茂實時夏如鼎之和無逆於化休矣孝孫蓋用多福登進俊傑並昌方牧如鼎之固無覆於餗休矣孝孫富有多子室家君王是續是似如鼎之載無喪於士

鄆州樂郊陳漁臺下作幽素亭銘其石柱

茅為宇石為柱幽且素哉君子之處石為柱茅為宇安且固哉君子之度

庶幾堂銘

既作此堂名之庶幾毋曰予小子顔徒是晞一簞之食不可廢也一瓢之水不可棄也飲之食之猶吾義也吾聞君子以身殉仁不戚富貴而羞賤貧或曰顔徒易乎晞之則是吾雖不能及猶冀一二游於斯息於斯非夫人之爲思而誰思噫

頌

瑞水頌并序

慶歷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澧州澧陽縣男子楊修伐道旁大樹賣之主人主人析以為薪見其中有隸書四字曰太平之道字體茂美白黑分明如筆墨所為者異之不敢蓄於家以告太守驗問所見百餘人詞皆同乃獻之天子嗚呼德至必有自然之符非力所以達天命至於白魚赤烏嘉禾之倫皆因象推類以知神意非仁配天地則不有文字顯明之告伏

羲之河圖夏禹之洛書與今之瑞木皆文字顯

明者也自元昊犯邊中國疲病於今五年矣天

子痛士大夫勤勞在外不忘於心宵衣旰食以

德為治然則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太平之期將

由斯道焉天地命之神其勗之上下感動而文

出於木木仁也又所以明天子之仁也乃作頌

曰

上天之載兮無臭無聲眷我聖德兮告以太平非筆非

墨兮自然以成我民富庶兮天王聖明
上天之載兮無聲無臭眷我聖德兮太平以告非筆非
墨兮自然有以我民樂康兮天子萬壽
日出東海兮月入西方日月所照兮孰為不王我歌且
舞兮樂我洋洋以為不信兮視此靈章

贊

商周二賢贊

劉子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

箕子懼佯狂為奴孔子皆賢此兩人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不然自殷之未亂微子諫不用欲去誥父師少師曰殷其弗或正四方我出為狂自遯於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尤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因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

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為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周二賢贊

劉子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退而隱於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於餓死以予攷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其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君而用

則欣欣然見於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悻然見於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致為臣而去不在廩餼之例是乃所謂為餓也安得採薇之事乎蓋少餙者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可勝紀然夷齊為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焦疾之不忍食其粟採蔬於道而食人謂鮑焦曰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於是鮑焦輟蔬吐哺立斃其處然孔子不以為仁學者無稱焉

西漢三名儒賛有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黄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賛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絶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

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𪫺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葢有不開奚究奚討主父掎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啟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遵嗟爾君子克遵厥猷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黄金之偽智由信惑䡡䡡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貿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於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

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為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磁磁實為雷霆世世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絶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狗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漢右將軍辛慶忌贊

矯矯將軍在漢虎臣實秉一心以堅事君昔有朱雲廷

刺安昌天子震怒懔如朝霜將軍免冠叱生狂直使言而是用之奚惑如不可從受之為益以諫殺士羣心恫疑後有大姧上且不知叩頭流血帝亦感悟雲得不誅將軍之故凡人之情侮弱畏强惟時將軍吐柔茹剛衆人之智上覩下獲惟時將軍犯顔抗色將軍之功史不絶書將軍之節萬世則無漢室之衰竟由大臣將軍此舉可謂知人千歲而生其猶比肩有若將軍者吾請頌焉

三賢贊并序

丞相沂公葬東里子産之墟而與裴晉公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已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為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贊曰

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若相長弟脩迹揆心死而不忘孰有古今其像於

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髙山若浮深淵夫又孰測焉

伯冏敦贊有序

右二敦得於藍田敦者有虞氏之敦周禮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歃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金敦也其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子子孫孫永寶用伯冏葢穆王太僕正周畿内諸侯食采於周者皆周公

之後然則伯冏周公裔孫也賛曰

穆王耄荒周巡天下祭公作掐實止王過冏亦正僕其僚遵度銘罍貽世似續妣祖載祀二千示我懿矩

張仲簠賛并序

右二簠得於驪山白鹿原簠者稻粱器其銘曰張仲云云張仲見於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籀書竒字不能盡識當有能辨者賛曰

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内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

驪山十鐘贊并序

右鐘十枚得於驪山北原無欵識然其制度似周罷權之其重者十有餘斤輕者三四斤世無知音者莫能名其律呂按爾雅鐘大者謂之鏞中者謂之棧小者謂之剽然則此棧鐘也贊曰

幽亡驪山禮樂崩壊宗廟為墟彛罷用墜禹之尚聲追

蠹而在蓋惡之效永世作戒

策問

策問二首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舉進士至簡矣乃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

意盡言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敎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為號乎軻之議人甚詳而自任大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公是集卷四十九

公是集卷五十

宋　劉敞　撰

文

鄆州謁廟文

維年月日起居舍人知制誥知鄆州軍州兼勸農羣牧使京東西路按撫使劉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天齊仁聖帝某受朝命來守兹土四履之内山林川澤蓄民所

瞻仰者皆得以禮秩祭而況岱宗乎故躬執豆籩進見廟貌神亦昭于厥誠大庇下民

鄆州禱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東岳天齊仁聖帝某初署政周詢民事僉曰春夏閔雨至于六月非不雨也下雨而不甚此乃春秋所記聖人所憂故祇祓厥身分遣有司將以吉日丁酉乞靈于爾大神未及厥期而雨三降豈謂至誠能昭于天惟爾大神實監其衷曷

敢隱神之賜使人不閒躬執祀事以彰靈德神亦顧哀
下民永終厥惠

秋賽諸廟謝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告于某神曩者自春
不雨至于夏六月毛澤將竭人力將盡神惠而福之優
之渥之長之育之爰及秋成遂以有年恭薦常事以答
靈德

謝雨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特羊之具賽禱于
太一湫之神乃者天久不雨百姓恫恐用乞靈于爾有
神顧哀下民鑒其至誠惠厥所求浹辰之間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歲庶幾以登民庶幾以安吏庶幾以免責山
川社稷上下之祀庶幾以無乏敢不薦陳苾芬以答明
德

禱雨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官屬恭禱于某神曰天子憂閔元

元數下詔令並遣使者則勸耕務穡亦惟是上下空匱無以供億百神之故今天弗雨毛澤竭矣大懼無以庇民事神不敢不請惟爾有神克相天子敷惠于下下民其康神以永享牲幣不敢愛罪戾不敢祈惟爾有神鑒之

謝雨文

旱氣為虐神能已之百穀將瘁神能起之民將困于食神能濟之吏將負其殿神能庇之敢不備苾芬新潔以

答靈德

祭帝堯廟文

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當時之民猶無能名況累千歳之後有窺至德者乎百姓區區奉事廟貌其也守土敢不進見

舍人院為中書作祭土地文

伏以五祀之神莫尊中霤三公之府爰設種祠令茲土氣含収天明昌作于國俗有賽禱之舊顧人間仰司察

之靈恭敬苾芬肅瞻廟貌神其鑒善記惡佑直糾邪毋誤聰明永享祈報

告城隍土地文

某也守土之臣方將宣布朝廷之德惠茲黎庶罔或不若惟爾有神克相其志

祭勾芒文

今茲立春農事將興爰出土牛曉寤耕者惟爾有神克相黎庶是顧是歆無有後艱

秋賽祝文

今兹風雨協序疵癘不作昆蟲之災他邑頗甚犬牙相入不及此邦歳以有成人受其福此皆神之賜也守土何功封羊索豕潔陳鼎俎簫鼓畢具馨香上達以告民樂以揚靈德祇祇嚴嚴無敢貳請

蔡州秋賽祝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某神往歳大旱道殣相望賴天之仁與神之賜風雨適時百穀順成民

以安其居吏以守其業不敢忘德恭薦苾芬以答靈貺以興嗣歳

禱炭谷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節度推官王伋以清酌時果量幣恭禱太一湫之神令兹仲春農事方興而天久不雨生物歉然勾者不盡達萌者不盡出百姓新罹旱災衆心恫恐某也上無以佐天子施德惠下不能存鰥寡平政刑和氣并隔罪戾是懼惟南山雍州之鎮惟神南山

之靈足以興雲致雨紀綱天下惠而澤之使百穀奮興物不疵癘豈獨守土之吏免于罪而已其亦俾茲下民丕承靈德永享無極

禱湫文

年月日某官某云云恭禱于某神歲既單矣上者宿麥未秀下者嘉穀未布百姓喁喁惟雨之望是用乞靈于爾大神詩不云乎有渰淒淒興雨祁祁無使鰥寡重困吏嬰其責

二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申禱于某神某所以乞靈神湫者以百穀闕雨也自癸丑至乙未七日之間而四得雨神之貺則厚矣然而潤澤猶不足民心猶不寧故復少留神與當灊十日願神終賜之俾黎民庶充其所望永庇休祐

三

某爲百姓祈年恭謁神湫自六七日至于旬時雖常得

雨而潤不足神豈忘我民哉殆守土之人德薄誠淺無以自媚于神也雖然百姓之困則將不能事神神失百姓亦將亡其依歸願神有以哀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不敢淹留以褻神貺其亦使甘雨時至毋困我民

四

自春至于秋七月凡三請雨矣賴神之惠罔不響答今時禾稼被野苗者待秀秀者待實而雨不降民心喁喁

無所歸命不敢不重以告古人有言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惟爾有神顧哀下民無乏常祀

謝湫文

前日某憂旱甚故遣從事乞靈于爾有神葢禱之也以甲子始至雲氣回復載暘載陰若有憑依乃丁卯旦卒獲嘉澍宿麥賴以復全秋稼幸而就蓺豈某淺誠能有感通繄神之明不忘下民荼薦芳潔丕昭靈德天旱宿麥將槁秋稼未布太守政刑放紛誠志淺薄故至于是

賴神之惠膏雨沾足不敢久留神貺率僚屬拜送惟爾有神永庇下民

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神曰協風既至百物奮作故擇吉旦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祅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敢不告

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
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
此令芳以答正直

弔海文 有序

襄賁之城在淮上東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
焉美其壯觀可以為賦而土俗無足語者又悲
前世君昏政亂而賢者往往自放于海恨不出
于今世使效能事職也乃為文弔徐衍而下四

人以舒吾懷亦楚辭招魂之意矣
北望滄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陽既赴而不反兮褢絶世而自怡衍沈石以信邁兮仲連又辭貴而不為嗟呼遺世不幸賢智竄伏寧不足以自全兮誠恥羣乎貪俗黄鵠之潔身而高飛兮知廁鼠之為辱視九淵之潛龜兮孰與夫太廟之孤犢易明夷之象兮貴于飛而欲速四海豈其無君兮羌異心而同欲嗟乎彼茫茫之窮波也上乎無天下乎無地長蛟巨魚狂搏貪噬舟服左袵逐

臭為類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鄉胡為久安此𩔇頽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詔孰若晞髮陽阿之濯讒疾背憎人懷其憂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無朋言乎無伍孰若高蹈與世無覯是皆先生之心已嗟東夷之溷濁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為誠自託于聖人兮名磨滅而無期胡生不辰兮曽不及今之世也寛賢容衆兮得夫子之志也禮樂明備兮大人位也胡今之望兮古棄反也嗚呼遠哉兮是可哀也

夫子之魄兮儻還來也

禱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再拜禱于天齊仁聖帝之神曰聞之于經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泰山爾今也天久不雨江漢之間十二都之地方數千里黍稷枯槁百姓顒顒無所控語執事之臣是以為憂神尚卹而安之猶反手也生物將絶而神濟之是非仁乎濟物不窮配天之明是非聖乎則豈獨顒顒者鼓舞靈

德終歲而已是明經之言者雖亘萬世可信而不可誣也敢告

揚州賽廟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二月晦某以自冬無雪慾暘為災大恐害歲事以乏上下之祀用乞靈于爾有神惟爾有神實鑒厥衷其夕雨雪若響之答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小大欣欣罔不逸豫謹擇良日薦此苾芬以報靈德示人不欺

弔二岳生文并序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為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為後按視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舉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為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葢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
險兮夫何二子之秉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
浮自古皆有死兮獨失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曽不得
其由䰟放蕩而無歸兮骨沈潛而不收父母悲于堂上
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爲尤且
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
利兮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又吾以悲于今之
世兢進之爲悅兮静退之爲愚干禄之爲敏兮守節之

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重華之絶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惸惸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柰何乎二生

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聖俞二十五兄

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
視君色異于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
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
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
俗醫控搏以表為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勢一大跌不
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咼云能已孰云
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吾
子獨夭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

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絶

祭觀文吴左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觀文殿學士左丞吴公之靈曰嗚呼德不忝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猶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鱗躍翰飛邈不可追迺謀帷幄迺和鼎飪深識遠策四方爰稟曰剛曰柔奚吐奚茹上弼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閑以德偃藩所居而治小

大晏然帝曰嶶猷惟汝予宣汝撫朕師于時西遷功業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珍瘁公昔臨蔡某備府屬忘勢與年分逾骨肉意氣之感豈獨知音柱石頽矣行道隕心陳此薄奠爰申我辭公歸不復云何其悲

祭天章許待制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天章閣待制許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孝友克施其親强力自喜敏于事君進退不懈赫然有聞始命漕輸西給京

師足食與兵外禦四夷十有二年積焉如坻功勞位尊名優望充上意攸屬宜在崇近公讓莫居自請治郡淮南朞月亦既有成改命浙東肅然治聲亟以疾聞歸居海陵天不可問道不可豫孰是人斯至于大故自古有死于公為遽昔我先人薦公于朝意氣之感期以後凋公今永歸孔音昭昭陳此苾芬以寫我誠莫哭于堂莫弔于庭魂也不亡庶幾自聽

祭崔侍郎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果蔬祭奠于故刑部侍郎致仕崔公之柩曰少壯從官耆艾歸政善始令終君子之慶公旣蹈焉猶有不幸攜子弄孫采組光輝築室肆耕阡陌東西可以佚老不能耄期歌也于斯哭也于斯九原無憾鄉黨實悲音儀外廷從公步武今守京兆接公壤土一日之雅忽焉千古春秋善鄰義不薄死申薦令芳以告惻楚

告伯父殯文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其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葢古亦云不即人情于奠陳詞以昭哀誠

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為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于鄰幾獨謂得之何辜于天而至于斯嗚呼哀哉君始遘疾

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子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其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忘年不恥不堪直諒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依藍亦有出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毀譽蒼蠅紅紫論議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從誰伐木之感悽其孔悲酌酒陳肴叙心以詞平生之歡從此而違嗚呼哀哉

胡因甫哀辭

冥冥上天固愛賢歟賢者則死何其偏歟生殺予奪豈無權歟宜淑而罰獨不可遷歟謂物有其數其又信然歟莫重乎生莫全乎壽莫美乎貴莫厚乎富人或逢之子獨大謬鬼神虛無誰執其咎終孝且慈有志不就惟彼惸惸令妻壽母是故悲莫悲于失志禍莫禍于夭生痛莫痛于不嗣惜莫惜于喪情子皆罹之終身不平嗚呼哀哉是可柰何雖有神知亦安以為

公是集卷五十